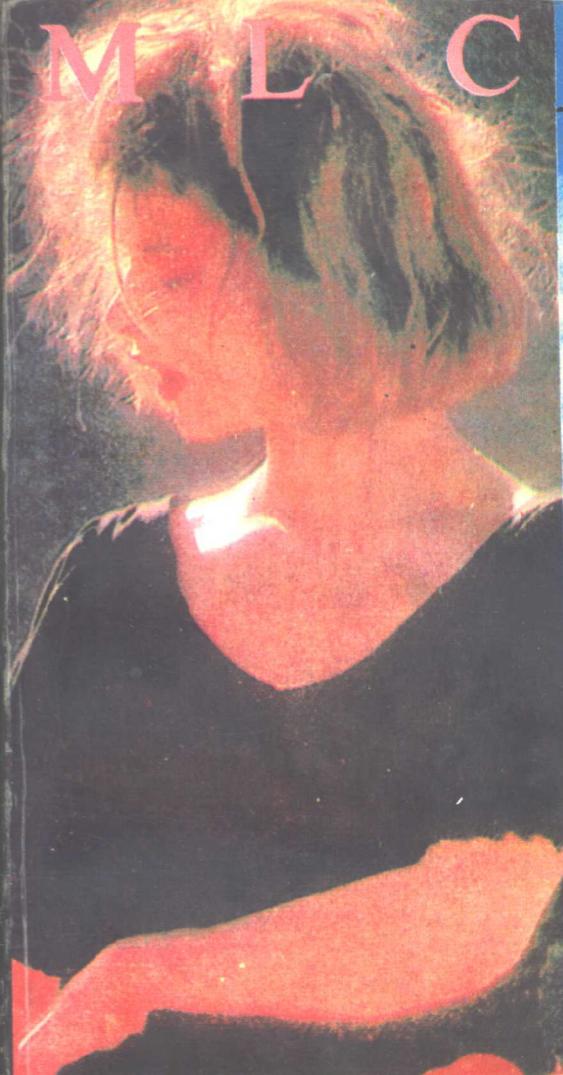


M L C D H



名利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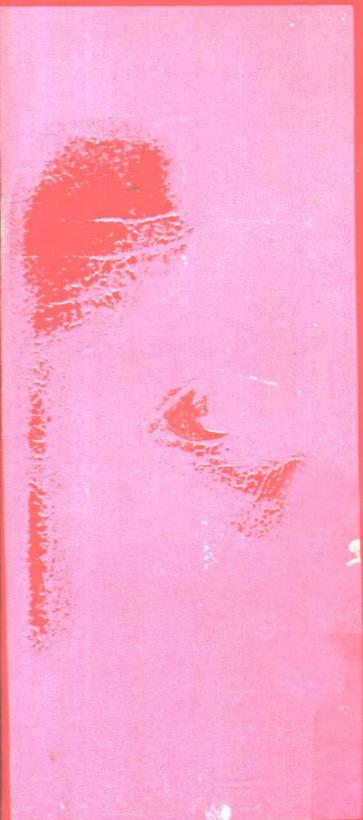
大火

〔美〕汤姆·沃尔夫著
王明杰 徐明强
梅江中 黄友义
河南人民出版社

译

1989、1990年美国十大畅销书之一

名利场 大火



[美] 汤姆·沃尔夫
王明杰 徐明强
梅江中 黄友义
河南人民出版社

著
译

(豫)新登字01号

Tom Wolfe
The Bonfire of the Vanities

本书根据美国1987年版本译出

名利场大火

〔美〕汤姆·沃尔夫 著

王明杰 徐明强 译

梅江中 黄友义 译

责任编辑 尚书磊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科学院开封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总销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3.375印张 582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ISBN7-215-01709-5/I·150

定 价 11.50元

《名利场大火》序

本书的作者汤姆·沃尔夫是个新闻记者，1931年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以研究美国现代文化为职志。他原名托马斯·凯耐利，汤姆·沃尔夫是他的笔名。他被称为非虚构文学的实验作家，把写小说的手法运用到实际的新闻报道中，是所谓“新型新闻”（旧译“新新闻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从1965年开始，发表他的“新型新闻”作品，其主题纯属当前美国最流行话题的混合物。其中既借用最新出版的滑稽连环画人物，又包括时髦社会圈子里的阔佬风貌和学院派的行话。他的作品特别爱写加利福尼亚吸毒人、摇滚乐和汽车行业。文字亦庄亦谐，而又文采斐然，可是夹杂了许多市井俚语和黑话，使不在美国生活过的人，十分难懂。但他这种风格又为美国读书界所喜爱，一书出版，全国风行不衰。

《名利场大火》是他写的一部小说，以虚构人物写实际发生之事，一反他过去以实际人物写实际故事的惯技，所以美国出版界称此书为沃尔夫的第一部小说。沃尔夫努力的方向是写一本有关城市自然主义的书，以媲美左拉。但是《名利场大火》却是远较现实主义为生动的小说，而且更符合沃尔夫想入非非的惊险、更有滋味的风格。这部小说被批评界誉为新的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其高度可达纽约的摩天楼顶，速度又如出租汽车的计程

器，是80年代纽约所过着的在大街之上和公寓室内的生活方式。

《名利场大火》所写的故事，完全是活生生的报道和缜密的观察所组成，主人公是一个爱尔兰后裔谢尔曼·麦科伊。麦科伊是纽约上等人的代表，住在花园大道的上等住宅区；尽管纽约街头有的是露宿的人，他和妻子却占领了14间内室。他是当前美国年轻一代企业家的典型，专营股票买卖，为投资性的金融家。但是除了有钱而外，是个索然寡味的人，又养了个情妇。故事发生在某天麦科伊到肯尼迪机场去接他的情妇，归途上汽车误入歧路，闯进了荒凉的贫民窟布朗克斯区。中途还撞伤了一个黑人青年。一位黑人牧师挺身而出，保护这个年轻人，于是挑起了一场种族仇视的行动。接着一批检察官、政客、报界人士、警察、教士和形形色色的非法商人及社会渣滓都登上舞台，呲牙咧嘴，垂涎欲滴，向他这块肥肉露出一副世纪末纽约人吃人的凶相。作者笔下的芸芸众生，上自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下至街头巷尾的穷瘪三，他们的贪婪性却是同样的强烈。作者运用他所掌握的纽约市井俚语，描写故事的进行，而且人物形象生动，使读者坠入他生花妙笔的网罟之中。笔锋所到之处，有如外科医生的手术刀，把这个繁华都市纽约切成了横断面，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本书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80年代的佳作之一，而且据我所知这个译本似乎还是第一次把汤姆·沃尔夫介绍给中国读者。对于我国认识美国社会当前的风貌，确是件好事，值得庆幸；我也钦佩译者们的莫大勇气和艰苦奋斗，居然啃完了这部难读的作品。

冯亦代

1990.3.1 听风楼

目 录

序.....	冯亦代	(1)
引言·身陷囹圄.....		(1)
一 宇宙之主.....		(10)
二 攻不破的堡垒.....		(30)
三 五十层上.....		(51)
四 莽林之王.....		(78)
五 涂棕色唇膏的姑娘.....		(111)
六 人民领袖.....		(147)
七 抓鱼.....		(173)
八 那桩案子.....		(202)
九 一个名叫法洛的英国佬.....		(220)
十 忧郁的星期六午间.....		(243)
十一 地板上的字.....		(269)
十二 最后的烟鬼.....		(294)
十三 荧白色的鳗鱼.....		(310)
十四 我不知道怎么说谎.....		(333)
十五 红色死神假面舞会.....		(359)
十六 有口音的爱尔兰人.....		(392)

十七	人情银行.....	(409)
十八	舒鸟门.....	(432)
十九	驴的忠诚.....	(447)
二十	天上来的电话.....	(455)
二十一	考拉寓言.....	(468)
二十二	颗粒泡沫塑料.....	(485)
二十三	围困家中.....	(533)
二十四	告密者.....	(556)
二十五	我们一陪审团.....	(574)
二十六	纽约式的死亡.....	(597)
二十七	乱世英雄.....	(615)
二十八	奔向更美好的地方.....	(635)
二十九	幽会.....	(647)
三十	表现出色的学生.....	(672)
三十一	进入神经中枢.....	(702)
	尾 声.....	(737)
	后 记.....	(742)

引言·身陷囹圄

“**还**有什么可说的？说：‘别提你在饿肚子，也别提那个歧视黑人的警察朝你的后脊梁开枪……查克不是来过这里吗？查克，到哈莱姆*来……’”

“行了，你们听我说……”

“‘查克，到哈莱姆来，来吧……’”

“你们听我说……”

“说‘查克，到哈莱姆来，来管一管这黑人区的事’？”

这话一举击中要害

噢——

观众席里，不知从哪个角落传来一阵常常能听到的那种粗野女人的尖叫声，声音极为沉闷，好象是拐了多少个弯才从嗓子里钻出来的。这种女人的模样，他闭着眼睛就能想象得出来：体重200磅，一两不少，活象一只柏油桶！她这一声喊不要紧，可把男人都激起来了，埋在他们肚皮里的声音，他最最讨厌的那种喊声，象火山似地喷发出来。

“噢……噢……说得对……告诉他，哥儿们……唷……”

查克！这个狂妄的家伙——就在那儿，站在前面的小子——居然叫他查利！查克是查利的简称。在南方，黑人的老家，人们

* 纽约市曼哈顿区一个黑人聚居的地方。——译者注

把顽固不化的白人叫作查利。狂妄！无耻！大厅里又热又晃眼，市长不得不眯眼斜视，那是电视台摄影师们打的照明灯光。刺眼的强光直照射在他的身上，他简直看不清那个家伙的脸，只看见一个高高的身影挥舞着双手和他那副巨大的、瘦骨嶙峋的胳膊肘的影子，还有一只耳环。这个男子在一只耳朵上佩戴着一个硕大的金耳环。

市长对着话筒说：“行了，你们听我说，好不好？我把实际数据告诉你们，好不好？”

“我们不想听你的数据，伙计！”

他居然把市长叫作伙计！真是狂妄之极！“是你提出这个要求的，朋友，所以你该听一听这些数据。”

“别拿你那些数据来自我标榜了！”

人群里又爆发出一阵吼叫，这回，声音更响了。“噢……告诉他，哥儿们……你跑不了啦……你这个满嘴胡吣的东西！”

“本届政府……这是事关公共档案……纽约市年总预算占的百分比……”

“嗬，伙计，”有人喊道，“别站在那儿拿你那些数据来自我标榜啦，也不用跟我们打官腔！”

他们就喜欢这一套。狂妄！这种狂妄劲儿又在观众席里掀起一阵骚乱。他透过拍电视用的灼眼的强光，盯着观众席，时不时地眯眼斜视。面前是群影乱舞，观众在膨胀，天花板正向下压来。天花板上镶着米黄色的瓷砖，瓷砖四边全是曲曲弯弯的切口。这时，这天花板正在碎裂。石棉！他一眼就认出来了！一张张脸——他们正盼着一场狂欢，一场石战。鼻血横流！要的就是这个！一场恶战迫在眉睫。他能对付这一切！他能对付扯着嗓门喊叫的捣乱分子！虽然他身高只有五呎七，对付这种事，他甚至比考奇*还要强得多！他是地球上最大的城市纽约的市长！一代骄子！

* 此人曾任纽约市市长。——译者注

“好啦！你们也闹够了吧，该你们闭一会儿嘴了！”

这句话把捣乱分子镇住了。他纹丝不动，这正是这位市长所需要的效果。他懂得如何去取得这种效果。

“你——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对吗？那么多人给你捧场，你颇为得意。好，这会儿，你——该保持安静，听一听回答，好不好？”

“说什么？捧场？”此人已经气馁，尽管他还站着。

“好不好？下面宣读你们这个社区的有关数据，就在这里宣读，在哈莱姆公诸于众。”

“说什么，捧场？”这小子死抓“捧场”这个字眼不放，就象抓住了一根稻草。“数据不能当饭吃，伙计！”

“告诉他，哥儿们……你……你……只会要嘴皮子！”

“让我把话讲完。你以为——”

“甭跟我们说什么百分比、年度预算，伙计！我们要工作！”

人们又喊叫起来，这回闹得更凶了，那些从“饭桶”深处发出来的吼叫，他几乎什么也听不清楚，只听见“你”、“你”的叫喊。观众席后排有一个大嗓门，它的声音能穿透一切。

“噢！胡说！噢！胡说！噢！胡说！”

可是他发出来的声音不是“胡说”，而成了“胡缩”。

“噢，胡缩！噢，胡缩！噢，胡缩！”

这声音对他格外刺耳。在这个地方，在哈莱姆，“胡缩”是犹太人的一种外号。这真是欺人太甚！岂有此理！居然谁都敢朝纽约市市长的脸上啐唾沫！

起哄声、嘘声、咬牙切齿声、狂笑声、呼喊声响成一片。他们要动手打架。一切都失去了控制。

“你以为——”

没有用，谁也不听他的，尽管他有话筒。瞧他们一脸怒容！毒汁四溅！真能让人昏死过去。

“噢，胡缩！噢，胡缩！噢，白种狗！”

白种狗！真是不可收拾！一个喊着“胡缩”，另一个叫着“白种狗”。然后，他忽然豁然开朗。尊敬的培根！他们是培根的人，对此他笃信无疑。那些关心本社区利益的人们，来到哈莱姆参加公众集会，本来是不会在这里狂呼乱叫的。这个活动本来该由谢尔登负责把他们招到这个大厅里来，可实际上却是培根的功劳！谢尔登，见鬼去吧！是培根把人们凝聚在这里！

一阵自怜之情袭上这位市长的心头。他从眼角望出去，只见电视台的那帮人正在强光下蠕动，他们把照像机高高举过头顶，恰似一对对牛角。他们一会儿转向这里，一会儿转向那里，一块一块地把整个大厅都要吃掉。他们到这里来，就是为拍摄喧闹的场面，因此对无理取闹则充耳不闻。他们是一群胆小鬼！寄生虫！生活中的虱子！

接着，他忽然恐慌地醒悟过来：“完了，真叫人难以相信，我输了。”

“别胡说……滚出去……嘘……不想……噢，胡缩！”

市长的便衣警卫队队长古力埃基从舞台一侧朝他走来。市长看也不看地微微挥了一下手，让他退回去。是啊，他还能做什么呢？他只带来四名警卫，他不愿意带一支军队到这里来，其原因就是要向世人表明他敢到哈莱姆来举行全区大会，就象他能去河谷区或公园坡*一样。

透过熠熠光芒，他一眼看见坐在前排的留着短发的兰夯斯夫人，她是区政府委员会的头头，就是她，就在几分钟以前，把他介绍给大家。她撅着嘴，仰着头，然后摇晃起来，好像是在说：“我真想帮你一把，可是我能做什么呢？正视一下民众的愤怒吧！”她跟别人一样，也胆怯了！她知道她应该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群众对象她那样的黑人的话，是会听的，会马上顺从的！

* 纽约富人居住的地区。——译者注

他们会乐意接受她的意见的！她心里一清二楚。但是，好人胆子小！他们什么也不敢干！回到血淋淋的现实中来！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滚回去！……嘘……啾……滚！”

他对着话筒，想再试一试。“这就是——这就是——”

就象是对着海涛叫喊，毫无用处。他真想冲着他们的眼睛啐上一口唾沫，他真想告诉他们，我不怕，你们这么闹，不会丢我的脸！你们让一小撮捣乱分子来冲会场，这只能叫哈莱姆丢脸！你们让几个大嗓门的人来大喊大叫，骂我是犹太人，是“白种狗”，你们不去大声制止他们，而是对着我喊，不让我讲话！真叫人难以相信！你们这些辛勤劳动、受人尊重、敬畏上帝的哈莱姆的公民们，你，兰夯斯夫人，你们，关心这个社区的人们，你们真的认为他们是你们的兄弟吗？这些年来，谁是你们的朋友？犹太人！你们竟让那些捣乱分子叫我查利！他们在百般辱骂我，而你们却一声不吭？

整个大厅乱成一团，他们在挥舞拳头，他们张着嘴巴，他们在叫喊，要是他们再蹦得高一点，准得把屋顶撞下来。

这一切，都会上电视的，全城所有的人都会看得到，会喜欢这个节目。哈莱姆造反了！真精彩！不是捣乱分子，不是电话接线员，也不是演员造反，而是哈莱姆造反了！纽约全体黑人都造反了！他只是一部分人的市长！他只是纽约市白人的市长！这个傻瓜可算是遭殃了！意大利人会看到这个电视节目，他们准会兴高彩烈。还有爱尔兰人，甚至还有那些享有特权的白人。他们不会明白这个节目意味着什么。他们坐在公园大道、第5大道、72东街和萨顿帕莱斯的合作商店里，看着这些暴力场面，又是心惊胆战，又是津津有味。什么牛啦，鸟脑啦，玫瑰花苞啦，格意姆啦*！你们恐怕连听都听不懂吧？你们还真以为这还是你们的城

* 黑人俚语。——译者注

市吗？睁开你们的眼睛看一看这个 20 世纪最大的城市！你们以为有钱就能拥有这座城市吗？

你们这些合股人、企业兼并律师们，从那高高在上的高级公寓里下来吧！那儿已经是第三世界了！那里有的是波多黎各人，西印度人，海地人，多米尼加人，古巴人，哥伦比亚人，洪都拉斯人，朝鲜人，中国人，泰国人，越南人，厄瓜多尔人，巴拿马人，菲律宾人，阿尔巴尼亚人，塞内加尔人和非洲美国人！到前线去看一看，你们这班出类拔萃但没有骨气的人物！蒙宁塞爱德坡，圣·尼古拉斯公园，华盛顿坡，特里扬堡都已沦陷——难道这还不够吗？布朗克斯区，你们的布朗克斯区也完了！里弗德尔只不过是一块小小的飞地！帕莱姆公园道，这条通向韦斯切斯特*的大门已经畅通无阻！布鲁克林，你们的布鲁克林已经不存在了！布鲁克林坡，公园坡——小香港，全完了！还有昆斯！杰克逊坡，爱尔姆赫斯特，荷利斯，牙买加，欧松公园，都属于谁？你们知道吗？树岭区，河湾区、森林坡区，还能坚持多久？你们想没想过？还有斯坦顿岛！到了星期六，你们自自在在地在家收拾收拾房子、院子，你们真以为能这样舒心地过日子吗？你们以为船到桥头自会直吗？还有你们，你们这些白人新教徒们，你们住在房顶高12呎、带两个厢房的房子里，一边自己住，一边留给仆人，你们坐在继承来的钱堆上，你们真以为你们的堡垒是牢不可破的吗？还有你们这帮德国犹太人，尽管你们现在腰揣万贯，终于也住进了这些公寓，你们最好把自己隔离起来，不要和芸芸众生混在一起，你们真的以为你们能与第三世界隔绝吗？

你们这些肥胖的穷光蛋们！**你们这些软骨头！母鸡们！奶牛们！你们等着吧，你们等着一个可敬的培根来当你们的市长吧！等着一个全部由可敬的培根们组成的市政委员会和财政预算

* 富人居住的地方。

** 美国的一些贫穷黑人因不懂饮食卫生，吃得过滥，导致肥胖症。

委员会吧！到那时候，你就会认识他们了！他们会来看望你们的！他们会到华尔街60号，到契斯·曼哈顿广场1号去看你们的！他们会坐在你们的写字台上，用手指敲击着桌面。他们会从保险柜里取出存银盒，掸去它们身上的尘土，白拿……

完全疯了，这些思绪在他的脑海里翻腾！整个儿一个妄想狂！谁也不会去选举培根担任什么职务。谁也不会到市中心去游行示威。他心里很清楚。然而，他觉得非常孤独！一个被遗弃的人！一个被人误解的人！那就是我！你们等着，一直等到我不复存在！这样好不好？你们让我孤零零地站在这讲台前，面对着这眼看就要劈头塌下来的该死的石棉天花板……

“喔……唏……唷……哟……”

舞台一侧传来一阵可怕的喧嚣。拍电视的灯光直直地打在他的脸上。人们推搡着。他看见一个摄影记者倒了下去。一些捣乱分子朝舞台的楼梯拥过来，可是电视台的那班工作人员挡住了他们的路。就这样，他们要越过这些工作人员冲过来，推推搡搡。有人把一个冲上楼梯的人推了下去。那是他的便衣警卫，大个子，名叫纳拉约。纳拉约把人从楼梯上推了下去。什么东西猛地砸在市长的肩膀上，疼痛难受！那边地板上躺着一个盛色拉油的大瓶子，八两装的海尔门牌色拉油瓶子，色拉油用了一半，还剩一半！有人用吃了一半的海尔门牌色拉油瓶子砸他！一时间，一个微不足道的念头占据了他的脑海：什么人居然会把一瓶吃了一半的海尔门牌色拉油带到一个公共集会上来？

该死的灯光！人们拥上舞台……推推搡搡……又是一场混战……纳拉约一把抓住一个大汉的腰，一脚踹去，把他踢倒在地。另外两位保镖，赫尔特和丹福斯，背对着市长，半蹲着，象两堵山，正在保护一个走过的人。古力埃基就在他的身边。

“从我身后走，”古力埃基喊道，“从那个门出去。”

他在笑吗？古力埃基的脸上似乎挂着一丝微笑。他摆了一下

头，示意我们从后台的门出去。他个子不高，小脑袋，低额头，小眼睛，扁鼻子，一张含有恶意的大嘴，嘴上留着小胡子。市长不时瞧他那张嘴。他是在笑吗？不可能。也许他是在笑。那副含有恶意的扭曲的嘴唇好象在说：“一直是你在出风头，现在该看我的了！”

不管怎么说，还是那微笑说了算。市长离开了讲台，离开了统帅岗位，他把自己交给了这块小岩石。这会儿，别人从四周朝他拥来，纳拉约、赫尔特和丹福斯也在里边。他们四个人围着他，象牲口棚四角的柱子。舞台上全是人，古力埃基和纳拉约奋力往前挤，市长在后面紧跟着，四周全是愤怒的脸，有一个家伙离他才两呎远，一边蹦，一边喊：“你这个白毛小脓包！你这个白毛小脓包！”

每次这小子蹦起来时，市长就看到他那双鼓突的象牙白眼睛和那硕大的喉结，那喉结总有一块白薯那么大。

“你这个白毛小脓包！”他一句接一句地骂道，“你这个白毛小脓包！”

站在他前面的正是那捣乱分子！那家伙有一对粗壮的胳膊，戴着一副金耳环！古力埃基站在市长和这个捣乱分子之间，可是那家伙比古力埃基高得多，总有六呎五，他冲着市长的脸大叫大嚷：

“你回来——啾！”

突然间，这婊子养的大汉瘫了下去，张着嘴，两只眼睛鼓了出来。古力埃基用胳膊肘和前臂朝那家伙的肚子结结实实地捅了一下。

古力埃基冲到门旁，把它打开。市长紧跟着，他只觉得另外几个保镖在后面推他，他一下扒在古力埃基的背上。这家伙真是坚如磐石！

他们沿着楼梯朝下走，蹬得铁梯子噔噔直响。他完好无损，

那帮家伙连个影子都没有了。他安然无恙，他的心总算平静下来。他们并没有想追赶上他，其实他们压根儿没想动他一根毫毛。可那一阵子……他心里明白。甚至在惊魂未定那一会儿，他心里就明白。

“我办了一件错事。我屈从了那一丝微笑。我太慌张了，我全输了。”

一 宇宙之主

这是公园大道的那种颇为典型的公寓套间，顶高 12 呎，双厢房，一侧给信仰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居住，即主人居住，另一侧给他的仆人住。这正是市长最喜欢的那种套间。这会儿，谢尔曼·麦科伊正在这样一个套间里，跪在前厅的地板上，设法把一条牵狗的皮带套在小猎狗的脖子上。墨绿色的大理石地板朝前伸展，伸展，尽头是五呎宽的核桃木楼梯，很有气派地拐一个弯，上了楼。全纽约的人，也可以说全世界的人，一想到这种套间，心里就会燃起贪婪和占有的欲火。可是这会儿谢尔曼心里燃烧的却是另一种火，他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套间，他只需 30 分钟。

就这样，他双膝跪地，紧忙乎他那条狗。在他看来，这条狗是他出门的签证。

谢尔曼穿着方格花纹的衬衫，卡其布裤子，脚上穿着划船时用的皮拖鞋。他这身打扮和耸肩弓背的样子，很难叫人想像他平时那种堂堂仪表。他还年轻……才 38 岁……高个子……几乎有六呎一……仪表堂堂……甚至有点傲气……傲得象他父亲——邓宁·斯庞盖特的雄狮……一头栗色头发……长鼻子……突出的下巴……他为自己的下巴——麦科伊家族特有的下巴——而自傲。雄狮也有这么一个下巴。在谢尔曼心目中，这种下巴富有男子气概，